

# 為什麼喜馬拉雅煙花秀引發眾怒

葉 梅

一場煙花秀引起軒然大波，網民們按捺不住的憤怒指責，各家媒體連續發聲，明確表示對此事的追責「不能止於道歉」，這一切，可能是主辦方始料未及的。如果時光可以倒流，九月十九日在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江孜縣熱龍鄉查瓊崗日山脊上，由戶外品牌始祖鳥贊助，主題為《升龍》的蔡國強煙花秀能夠及時被制止，那將對如今坐立不安的主辦方是一件幸事，而對生存於「世界屋脊」的喜馬拉雅北麓的生靈來說，則將逃脫一場摧毀性的滅頂之災。

可惜時光不能倒流。就在那一天，那些通過火藥爆破在山脊形成所謂飛龍騰空的劇烈聲響時，在場的主辦方人員大聲歡呼，以為又製造了一場轟動世界的了不起的藝術景觀。事實證明，轟動世界的效果倒是達到了，但得到的並不是人們的讚賞，而是極大的震驚、憤怒和痛惜。震驚的是始祖鳥和蔡國強們竟然會把手伸到青藏高原，玩出這樣試圖標新立異的花樣；憤怒的是他們打着「敬畏自然」的旗號，骨子裏卻是對大自然的傲慢和漠視，以一種主宰拿捏自然的方式任意所為；痛惜的是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態區遭到如此兇悍的踐踏，生存於那座山地的植物、動物，可憐無處躲藏，對於它們的世界而言，無疑等同於末日從天而降。

施放煙火的那座查瓊崗日山，位於喜馬拉雅山脈北麓中段，屬於典型的高寒山地系統。蔡國強團隊在此舉辦煙花秀時，主辦方明確表示燃放範圍從海拔四千六百米的山脊底部延伸至五千零五十米的山頂。而據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相關研究指出，查瓊崗日山所在的熱龍鄉區域屬於高寒草甸與流石灘過渡帶，植被覆蓋度僅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且草氈層厚度不足二十厘米，生態敏感度遠超海拔

更高的冰川區。

這一海拔高度生態系統的極度脆弱性，隨着這些年冰川雪線的不斷上升，人們對於青藏高原生態環境的關注度日益增強。中國政府二〇二三年出台《中華人民共和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始祖鳥和蔡國強們對此絕非一無所知，而稱經過審批所涉及到的相關機構更應瞭如指掌，那麼，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要合力舉辦煙花秀，只能說是不可容忍的膽大妄為。查瓊崗日山，藏語意為「白色水晶山」，它在當地藏族同胞心中是一座神聖的山，受到世代人民的尊崇和叩拜。作為喜馬拉雅山脈北麓的次級山體，這座「白色水晶山」以五千零五十米的海拔高度使其成為印度洋季風北上的重要阻擋帶。山頂的冰雪融水與降水滋養了年楚河上游的濕地，為黑頸鶴、藏原羚等珍稀物種及多種高原物種如鼠兔、雪雀等提供了重要的棲息之地，也是珍貴的雪豹等頂級捕食者的覓食地。這場煙花秀的燃放，正值動物「貼秋膘」的關鍵時期，聲光刺激引發的驚嚇，完全可能干擾動物的繁殖和遷徙。實際觀測顯示，燃放時動物未能有效轉移，部分巢穴被直接摧毀。而煙花沿山脊的貼地燃放形成了連片裸露區域，施工過程中對草氈層的輾壓和翻土，導致植被不可逆的嚴重損傷。

這場煙花秀引發眾怒，除了網民們的指責，專家們也紛紛發言。無疑，儘管主辦方聲稱「燃放後立即清理殘留物並翻土修復」，但專家指出，翻土可能將污染物埋入深層土壤，加劇生態惡化。而地表覆蓋不足二十厘米厚的草氈層，本是喜馬拉雅高海拔地區過渡帶特有的生態屏障，植被以蒿草、苔草為主，由密集交織的草根與有機質構成，是固碳、保水和防

止風蝕的核心屏障，草氈層下方為幾乎不含微生物的貧瘠母質層，一旦破壞，自然恢復需數十年至百年。

我在《民族文學》雜誌工作多年，曾不止一次去到青藏高原，深感當地群眾對高原雪山河流的情感，他們小心翼翼地呵護，不敢有半點褻瀆。出生於西藏的著名作家丹增只要見到雪山就要鞠躬，青海女作家梅卓說她的父老鄉親將雪山化作的涓涓溪流奉為神靈，每逢吉祥的日子，會跋涉到雪山腳下取回清水，供奉在家裏。半個多世紀以來，青海湖共實施了五次封湖育魚行動，二〇二一年又開始的第六次封湖育魚。環湖地區居住的多民族同胞，每年都要祭祀青海湖，表達對土地的感激、與自然萬物和諧共處的心願。這流傳千年的習俗，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優秀的文學藝術創造並不是無視大自然的膽大妄為，不是一味追求所謂宏大離奇，不是非要與商業旅遊相互捆綁，賣弄炫耀。喜馬拉雅青藏高原地區有着多元文化交融的豐厚底蘊，而這場煙花秀的主辦方選擇在這一地區，缺乏對當地民族文化最起碼的尊重和理解。隨着生態文明的不斷構建，大眾的生態環保意識也不斷提升，但凡違背大自然規律，無視生態紅線，背離民族精神的活動和產品，怎能不引發眾怒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是我國首部針對青藏高原生態保護的專門法律。多位專家指出，根據《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和《環境影響評價法》，任何開發行為都需以「尊重自然本底」為前提，此類高海拔生態敏感區的大型活動應進行全面環境評估，而非僅依賴「環保材料」的口頭承諾來定奪。作為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必須關注到隨着氣候變化加劇出現的生態危機，二〇二五年衛星數據顯示，珠峰周圍雪線已升至六千一百米，較二〇二二年同期上移一百五十米。冰川融水和高寒草甸等生態系統意味着人類的生命線，傷害「世界屋脊」，實際上就是在傷害我們自己。到目前為止，這場煙花秀造成對喜馬拉雅聖潔之地的直接干擾，需要面對的其實並不僅僅是社會輿論的批評，而更應誠實反省對那座「白色水晶山」所造成的從未有過的傷害，其深其痛，幾句輕描淡寫的道歉怎生了得？



▲晨光照耀下的喜馬拉雅山脈一隅。

新華社

## 百年太平館



### 人與事

劉 妍

「謝生，返來了，老地方，總理廳。」  
「係啊，唔該晒。」  
雲淡風輕的一問一答，發生在廣州北京路太平館西餐廳內。我抬頭循聲望去，對話的一男一女，分別是男顧客與女經理，兩人交談甚歡，語氣親切、有禮。

太平館，坐落於繁華商業步行街北京路。這家「老廣」無人不識的西餐廳，有着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太平館創立於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間）。創始人徐老高，原是沙面旗昌洋行的廚師。乾隆爺大筆一揮的「一口通商」御旨，讓十三行（今沙面島及文化公園北面）成為香餡餽。沙面，外國人抵埠的第一站。隨行的廚師安頓好後，做起了西餐，旋即掀起洋餐的潮流時尚。此後，西餐在沙面由興轉盛。徐老高習得西菜烹調技術後，決定另立門戶，專營煎牛扒。因烹飪得法，聲名鵲起，城中達人貴人甚喜。因所在地命名為太平館，故而成為廣州第一家西餐廳。

太平館見證了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與周恩來總理緣分頗深。一九二五年八月，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出面，在太平館宴請新婚的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祝賀他們新婚之喜。此後，周總理多次在此宴請賓客。百年後的今天，華僑謝生，特意在此宴請親朋戚友。性格開朗的經理說，謝生每次回國，都會選擇中秋節前夕。為期兩周，

他通常都會提前三個月預訂總理廳。「有心，長情，重情重義。」經理對謝生大加讚賞。「謝生對太平館的感情，源自祖輩。」原來，謝生命爺的爺爺最喜歡來此「鋸扒」。爺爺的爺爺去世前，魂牽夢繞，心裏最惦記的還是太平館的牛扒，囑咐兒孫，「無論何時何地，多點回來，多幫襯。多食太平館牛扒，一生平安發大財。」

謝生鍾意的總理廳，位於三樓。至今仍按照百年前總理新婚宴會時的陳設布置。廣式满洲窗默默地講述着昨日的故事。牆壁上掛着總理伉儷的結婚照片。房間內，新郎、新娘、主婚人、賓客等座次、朝向清晰可見。大圓桌上的一碗一筷均仿百年前模樣。餐牌上醒目地標識着「總理套餐」以及「總理夫人套餐」。

在一樓大廳，許多外國人進進出出。當他們拿起中英文對照的餐單，或是好意頭，或是省事，直接點了「總理套餐」「總理夫人套餐」。他們落落大方地享受着「總理級」待遇，感受廣州人一視同仁，賓至如歸的好客之舉。我翻看餐單，有道熱門菜「德國鹹豬手」，不禁會心一笑。謝家的爺爺叮囑子孫時，心裏或許想着「髮菜豬手」這道風靡粵港澳地區的粵式傳統菜餚。「髮菜豬手」諧音「發財就手」，寓意吉祥順遂、平安發財。長輩的用意深遠，用日常的飲食習慣，囑咐子孫牢記家訓，一生要發憤圖強，更不要忘本。無數的謝生，無數的廣州仔，無論走到哪裏，根在廣州，根在中國，月始終是故鄉明。



### 君子玉言

小 沓

一百多萬市民一樣，瞬間捲入苦難漩渦。他們用文字留下的真實記錄，成了抗戰時期香港的歷史註腳。

初抵香港時，眼前是一副戰前悠閒歡騰的景象。「這似乎還是一個世外桃源，一點戰時的空氣也沒有。」（夏衍）

「十一月下旬的陽光曬到下午三時，海水似乎也溫暖宜人；海浪的白沫一陣陣\*著沙灘，像是熱得在喘氣。沙灘上的反光刺人眼睛。

去年佈置在那裏的倒鉤鐵絲網，還有，那隱藏在一排私家游泳棚後面，塗著五彩偽裝，水泥建築的機關槍巢，早已不復引起人們的憂懼——人們都確信戰神不會光臨這南海的極樂世界。而且，以為單憑防空洞的建築，米糧柴炭鹹魚的儲藏，等等戰備的姿態，也夠叫這海島不捲入戰爭的浪潮了。

日落以後，燈火燦爛的港九，居然沉沉如入睡鄉。然而並不是說，這個一百八十多萬居民的都市，即便無「聲」了，嚴密地掩蔽了燈光的跳舞場內，爵士樂依然在烏啞\*嘈，電影院、大酒樓，依然是笑語沸騰……」

「太平洋的濤聲在陣陣催緊，然而在皇后大道中，星期日晚上的狂歡聲充滿了人們的心胸。」（茅盾《劫後拾遺》。摘錄自一九四五年八月重慶學藝出版社影印版，個別處模糊不清，用\*替代）

可惜平靜生活並不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襲擊珍珠港，八小時後就對香港發起了攻擊。薩空了在《香港淪陷日記》

立即努力行動。

夏天的風，卻好像通過火爐鼓風機吹出來，帶有熱力，令人感到臉上熱烘烘的，渾身冒汗。不過，夏天也是享受陽光、旅遊的好季節。到海濱去，躺在沙灘或遮陽傘下的躺椅上，任由帶着淡淡海水鹹味的風從身上掠過，暫時拂走心中的煩惱，讓神情放鬆，無疑也是夏天獨有的享受。

夏日，當我站在安大略湖畔，看碧水藍天，被暖暖的風吹着，思緒就會被帶到南海之濱的故鄉。那時，我常在夏天，晚飯後走上十分鐘，到海邊的廣場散步，看晚霞落在碧波上，看渡輪在穿梭忙碌，看海鷗在岸邊自由飛翔……夏天的風，常常帶給我美好的回憶。

而秋風是一種信號，告訴人們，天氣涼了，該做好過冬的準備。秋風掃落葉，這一景

象是人們腦海中固有的對秋的印象。秋風吹過，樹葉沙沙落下，滿園，滿街，讓人有一種時過境遷、略有蒼老的感覺：時間飛快流逝，炎炎夏日已翻過一頁，中秋節已近，年關悄然在望。

不過，秋風也傳遞着美好豐收的信息。金黃的田野，稻穀熟了，麥子熟了，果園的果子也熟了，一片金燦燦、紅彤彤，那醉人的稻香、麥香和果香，正是被秋風送遍鄉野，送到每個農人的心坎。

對於冬天的風，恭維的人恐怕不多。因為它凜冽寒冷，吹到臉上，有如刀刮。如果遇上狂風暴雪，更令人膽戰心驚。天地一片混沌，看不清前路，行人舉步維艱，車輛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互相碰撞，傷亡風險大增。

老年人或身體欠佳者，對冬天的風更為敏感。北方一吹，氣溫驟降，舊患新疾很快在身

的海浪中。滙豐銀行儲蓄部每天只開放兩小時，每個市民只能提取兩百元現金……

然而，日軍出乎意料地棄海就陸由北向南進攻香港，駐守在城門河的蘇格蘭營幾乎全軍覆沒。九龍危在旦夕。空中不斷回響着空襲警報聲。十二月九日從早上七時到中午十二時，空襲警報拉響了五次，港府開放了所有防空洞，供市民躲避，人們不停地往避難室和防空洞奔跑。「香港當局下令切斷港九交通……九龍居民就像被斬了頭的蒼蠅一樣盲目的四處亂撞，希望找出來一個過港的機會。過港一定好麼？誰也沒有工夫考慮這個問題了。」（薩空了）

南社詩人柳亞子從他在柯士甸道的居所匆匆趕到碼頭登船渡海往港島，行色惶惶之間，寫下《十二月九日寇突襲香港，晨從九龍渡海而作》：「蘆中亡士氣猶嗒，一葉扁舟逐浪花。臣歲羈魂宋臺石，連宵鄉夢洞庭茶。轟轟炮火懲倭寇，落落乾坤復漢家。挈婦將雛寧失計，紅妝季布更清華。」

不久，就聽到港英政府放棄九龍的消息。侶倫記：「老人家在發抖，姊妹在傾箱倒篋的找尋『危險性』的東西，撕毀着書信和文件。孩子們也奉了緊急命令，分頭從他們的書包裏、牆角裏，翻尋他們的有『抗日』意味的教科書，習字簿和自由畫。」侶倫也很痛苦地銷毀自己的作品和日記。

九日下午，陰沉的天空飄起了小雨，更添幾分淒風苦雨的離亂之感。人們紛紛冒雨到避風塘找船渡海。

宋慶齡被安排乘坐飛機離開九龍，返回內地。這位偉大的女性在這裏已經工作了四年，她傾盡心血支援內地抗戰的愛國組織衛衛中國同盟、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現在統統都要撤回內地。儘管不願意走，但局勢逼迫不得不走。啟德機場被炸得千瘡百孔，幸好還有一段倖存的跑道可供飛機勉強起飛。宋慶齡隨同姐姐登上最後一班飛機。就在她離開香港六小時後，一支日軍部隊便開進了啟德機場。



▲薩空了著《香港淪陷日記》。

## 四季的風

風，看不見，但能感受觸及。

大自然的現象，四季都有風，但風力大小，卻有天壤之別。有的輕輕拂過臉龐，溫柔可人，令人感到心靈的妥貼；有的暴烈兇猛，摧枯拉朽，讓人不寒而慄。如果問，你喜歡哪一個季度的風？我想，不少人都會選擇春風。

春風是春的使者。她與孿生姐妹春雨一起，踏着輕盈的腳步，悄悄來到人間，輕輕地撫摸大地，就像年輕的母親，用溫婉的手，柔和地觸摸懷中嬰兒的肌膚。春風掠過，草地露出嫩綠，樹梢綻出新芽，人們的臉上，有了告別嚴冬的歡愉。

春風用柔美的聲音告訴人們，一年之計在於春，要提起精神，計劃行程，奮力前行。她不緊不慢，不催不逼，悄悄啟發你的靈性，讓你自覺鼓起勇氣，清除腦海中的懶惰和倥倖，



### 客居人語

姚 船